

刘成信/主编

中国杂文

ZHONGGUO ZAWEN

(百部) 卷二



朱铁志集

ZHUTIEZHI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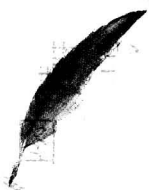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刘成信/主编

ZHONGGUO
ZAWEN

中国杂文

(百部)卷二



朱铁志集

· ZHUTIEZHI JI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杂文百部. 当代部分. 第2卷. 朱铁志集 / 刘成信主编; 朱铁志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1

ISBN 978-7-5463-7828-2

I. ①中… II. ①刘… ②朱…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8535号

朱铁志集

出版人 孙建军

作者 朱铁志

主编 刘成信

责任编辑 马忠平 孟迎红

封面设计 梁文强

开本 650mm×950mm 1/16

字数 75 千字

印张 11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话 总编办: 0431-86012915

发行科: 0431-86012770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7828-2

定价: 1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12915

《中国杂文》(百部)

总序

刘成信

一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上个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才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二

时序到 1915 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思想方法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致于把杂文称之为乌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只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四

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1915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

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万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讹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选编者 2012 年 11 月 10 日

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

不忘民主科学的呼唤(自序)

朱铁志

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机缘,总是让我对“民主、科学”魂牵梦绕。

三十四年前,我有幸通过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来到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成为沐浴“民主、科学”优良传统的光荣一员。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坐落在北京沙滩的党中央机关刊《红旗》杂志。坐在我办公室的窗前,远处是清晰可见的老北大红楼背影,近处是当年老北大的民主广场。遥想当年,热血青年就是从这里出发,满怀悲愤,火烧赵家楼,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德先生”、“赛先生”从此在中国人民心中萌芽。如今我在党刊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科教宣传,倡言民主与科学,依然是我须臾不可疏离的责任。而作为一个杂文作者,崇尚民主与科学,几乎是不需论证的天然道德律令;皈依民主与科学,是我此生追求的不二法门;奉献民主与科学,是我乐此不疲的必然归宿。

之所以说这样一番话,当然不是为了炫耀所谓的“高贵门第”。请相信,一个以杂文为业的人,还不至于这么肤浅。我只是想说,一个人的事业追求,总是与其经历有着



某种内在联系。我庆幸自己的所学、所思、所写能够与个人志趣相吻合,更感慨赶上了杂文繁荣的新时期。只要对当代中国杂文发展略有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前三十年中杂文的兴盛加在一起也不过两年。杂文真正的繁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行进的过程也有曲折,但就整体而言,新时期三十年,是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我刚刚走进大学校园两个月。就这样,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既是幸运,更意味着责任。所幸,目标值得追求,事业需终生努力。

有关杂文的基本观念和主要看法,请参见本书《关于杂文的零思片想》一文,恕我这里不再赘述。

收在本书中的杂文,除个别篇什外,主要是2004年以来的作品。我从1986年尝试杂文写作,出过十几本小书。2004年以前的代表性作品,基本都收在《板凳的温度》一书中,这次原则上不再收录。

感谢刘成信老师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和提携,感谢《杂文选刊》同仁对我的关注和支持,感谢广大读者朋友的厚爱。诚恳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2012年2月23日

目录

说自大	1
小款情结	5
小阿庆嫂	8
忏悔的与被忏悔的	11
小北京儿	16
小笔杆子	19
不一定……	22
再说死的权利	25
小官儿形象	30
人在路上	33
屋顶上的山羊	36
做人的成本	40
论倒水	43
中国气派中国跤	46
北京的脸孔与表情	50
爱心的级别	54



夜思偶得二题	58
什么人需要摆架子?	62
中国式的冷漠	66
“群鸡争虫而已”	70
我们今天怎样爱孩子	73
尊贵的医生,能否请您多说几句?	78
关于杂文的零思片想	83
如果我死……	91
“政治高度”是什么高度?	95
我“死”以后	100
别让“中国特色”变味儿	106
给自己留一点不知情权	109
抢救我们的汉字	113
致良知	117
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124
谁教会孩子写“撒谎作文”?	128
布莱尔的孩子和卡梅伦的猫	132
警惕一些人	135
说“领导也是人”	141



需要一些仰望星空的人	145
脸皮、法律及其他	150
校车啊，校车！	155
把思想放在舒缓的脚步上	160

说自大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夜郎自大的故事，很为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竟然与大唐比大小的小国之君感到好笑。却从未把夜郎心态与自己特别是与自己的祖国联系在一起。也许潜意识中一直是以大唐后裔自居，从不以夜郎国子孙自诩吧。后来的一次偶然经历使我受到强烈震撼。原来在外国人眼中，什么大唐、什么夜郎、甚至今天的中国，都是分不太清的。

七十年代末期，我求学北京，与各国留学生同住一楼。当时的中国，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旧的积习和“左”的影响时有所见。表现之一，就是每逢节日照例要发表热情洋溢但大而无当的自我膨胀的社论之类。所论无非“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过去的一年里如何如何”。听罢无不欢欣鼓舞，以为“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

一天，一位金发碧眼的德国同学向我“请教”：为什么我们一到节日就吹牛皮？我对这种西方式的坦率很不习惯，本能地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猖狂挑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元复始之际，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发扬成绩、



纠正错误、以利再战,怎么是“吹牛皮”?

日耳曼人对我的反驳似乎很不以为然,操着生硬的汉语争辩说:“我热爱中国,喜欢中国文化。我没有恶意,只是觉得你们的做法未免有点可笑而已。”

他还“而已”。询之究竟,他又说道:“请你理智地想一想,如果贵国人民很勤劳,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这样低下?中国有句古话,叫天道酬勤,为什么公正的上帝不让勤劳的中国人过好日子?”

“勤劳不是富有的唯一条件。”我分辩道。

“那好,请再想一想,既然中国人民又勤劳、又智慧,为什么贵国的科学技术这么落后,生产力水平这么低下?”

当时中国,基本还是封闭的中国。所以我对“落后”、“低下”的指责并不服气,心想,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污蔑。

鬼佬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得理不让人:“请你告诉我,既然中国人民那么勇敢,为什么你们近代以来屡战屡败,不堪一击?”

“那是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不是人民的错!”我几乎愤怒了。

“你不必那么激动。在我看来,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政府。指责政府并不能开脱人民自己的责任。如果人民真的是勤劳、勇敢、智慧、伟大的,那怎么可以想象



他的政府却是懒惰、胆怯、愚蠢、渺小的呢？”这位同学不愧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子孙，尽管他的话在感情上让我很难接受，在理智和逻辑上，我却不得不承认他是有道理的。但囿于几千年的“面子”，我并不想认输。于是强辩道：“照你的逻辑，中国人民是不勤劳、不勇敢、不智慧、不伟大的人民了？”

“话不能这么说。你是学哲学的，何以也犯这种非此即彼的常识性错误？看一个民族和国家是不是伟大，不仅要看它的宣言，更要看它的行动，难道卡尔·马克思不是这样说的吗？我一直尊敬和钦佩中国人民，但并不因此认为有必要动辄在广播和报纸上自吹自擂。试想一下，你朱铁志如果站在校园大声宣布：勤劳、勇敢、智慧的朱某人在过去的一学期中又取得了一系列五分。同学们会怎样看你？难道会有比你更傻的人认为你果然很聪明吗？为什么个体自吹受人嘲笑，群体自吹就变成鼓舞士气了呢？二者之间果然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

转眼那次谈话过去十七年了。我已记不清当时是如何收场的。在以后的年代里，我总是想起那位不知今在何方的德国同学，想起他那些刺耳但充满思辨色彩又不无道理的话。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每逢身边响起歌舞升平、歌功颂德之声时，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他，想到他并不高大的身影和幽蓝幽蓝的眼睛。



他的名字叫汉斯。

我把他引为真正的朋友。

【原载 1995 年 10 月 30 日《广东工商报》】



小款情结

所谓“小款”，当然是相对于“大款”而言。他们有点儿钱，但不若大款的款大，在富人面前，他们是穷人；在真正的穷人面前，他们算得上富人。其小款情结，也多半表现在穷人面前，在穷人的寒酸和窘迫中，找到作为“款”的心态和感觉。如若换在大款面前，他们非但找不到这种感觉，还要平添几分烦恼和自卑。谚曰：“一万不算富，十万才起步”，小款的经济实力，大抵在这个档次。

“小款”之所以能成为“小款”，多半源于他们具有某种令人艳羡的东西。或有一个好爸爸，使之翻云覆雨之间财源滚滚；或有一层好关系，干爹表叔成全照应，不费大劲，生活就在小康以上；或有一个好职业，出入合资企业，穿梭于洋人之间，在白领面前是准白领，在蓝领面前自我感觉是白领；其身份不尴不尬、收入不高不低，若天天打桑塔纳，不免囊中羞涩；若人前打桑塔纳，人后打夏利，还略有富余。

小款们一般都会点儿外语，但不纯熟，在外国人面前说话喜欢外语里掺汉语，在同胞面前说话喜欢汉语里夹外语。所以外国人看他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看他们有点儿